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生创作文库

杨晓芳 著

绝不仅是生

张贤亮题



宁夏人民出版社

绝不仅是——
一生

杨晓芳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不仅仅是一生/杨晓芳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7

ISBN 7-227-02772-4

I .绝...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6847 号

绝不仅仅是一生

杨晓芳 著

责任编辑	王晓莺
封面设计	曾 冕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2772-4/I·71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1

一层玻璃
却隔着两个世界

第二章 33

我是自由的
也是孤寂的
更是痛苦的

第三章 65

两滴晶莹的泪珠
从凝重的眼里轻轻地滑落下来
留下的
是心的烙印

第四章 95

荡起生命的双桨
为灵魂找到出口

第五章 129

罪过
罪过
罪过

第六章 157

玻璃窗上结上了一层冰花

冷冷的冰花

却美得无懈可击

第七章 179

爱 这是我们的劫难

爱 我们在劫难逃

第八章 211

你必须成功

因为你不能失败

第九章 239

爱

在最冷中拥抱

第十章 279

那双

含笑带泪的眼啊

第十一章 303

这是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深爱

就不必问合不合逻辑

第十二章 327

贫穷
不是可耻的
但却是可怕的

第十三章 363

我要做的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十四章 399

有谁记得我
但我所记得的
绝不仅仅是一生

第十五章 429

我不会害怕
因为
我经历过昨天
并且深深的热爱着今天

跋 447

第一章

一层玻璃

却隔着两个世界

真的！有时候我真的好喜欢坐车的这种感觉——一层玻璃，却隔着两个世界。尤其是坐在长途车上，这种感觉就更为明显了，车窗外，有灯红酒绿，有来来往往的人群，不论是贫穷的，还是富贵的，不论是老的，还是少的，高或矮的，这一切都只是我眼前一闪即逝的风景而已。人生已多风雨，太多的感慨又有何意义呢？车窗内，一张张陌生又带着些许沧桑的面孔摆在我的眼前。有已沉入梦乡的，也有看报刊杂志的，当然也有聊天的，像我这种学生模样的人就是看窗外风景的，始终默默注视着窗外那一掠而过的风景。说是看景物，其实却游思万里，从遥远的过去到遥远的未来。

“……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

☆ 第一章 ☆

流出泪来……”

你瞧,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还真的潜然泪下了呢……

有人说,人是一种有心灵感应的高级动物,我很赞赏这句话。前段日子,我的心情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变得烦躁起来,夜里总是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梦魇,很难受,总有一种半睡半醒的感觉。心里乱七八糟的,更糟糕的是脑子里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觉,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一会儿哭,一会儿又笑,总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就那样,我在辛酸的回忆和混乱不堪的错觉之中,辗转反侧,煎熬了一秒又一秒,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世纪”般漫长的夜晚。好朋友们都劝我去看看心理医生,说没准儿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可能得的是“青春期综合征”。为了不影晌学习,无奈的我第一次走进了学校为学生免费开设的“心理医务室”,那种忐忑不安的感觉让我的手不禁颤抖个不停。医务室里那个戴着一副大大的边框颜色凝重眼镜的有些老资历的医生就是主治医师。当我“陈述”完我的“病情”症状后,他用他那睁大的眼睛透过让我有些透不过气来的眼镜上下打量着我。他那满是皱纹的额头让我更增添了一份沧桑感,我心里愈加郁闷,并且开始有些后悔自己不该来这里的,这么一来,反而让我的“病情”似乎更严重了一些。老医生“望眼欲穿”,许久许久,又皱紧眉头沉思了片刻才“对症下药”。说什么我因为休息不好啦、饮食没规律啦、心里压力太大啦、心情压抑啦等等不良因素导致的“青春期综合征”症状,因此我应该放开胸怀了,多运动了……

当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耳边响起了老医生的无限感慨:“当代

社会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生活愈好，病却愈来愈多，尤其是年轻人……”走出“心理医务室”，我终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进行深呼吸并且暗自发誓：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老医生！

当我用逃也似的步履踏进宿舍门时，就接到了姐姐打来的长途电话，她说家里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让我务必尽快回去帮忙。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虽然是很平静很温和，却也掩饰不了她那颤抖的略带悲伤的声音。我感觉到，那事不但如她所强调的那样很重要，而且也一定是很严重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因为姐姐不说，她只是有些焦急地嘱咐我尽快回家，说什么等我回到家里后自然就会知道的。下文是什么？还没等我来得及问她，她就反常地先于我而主动挂断电话了。在生活中，往往不言不语的事情才是重要的事情，那种“重要”的程度也许真会神秘到“严重”的份上。我想我的预感是对的，我并没有得什么乱七八糟的“青春期综合征”，而是终于有事儿要发生了。我的心就被那“重要”神秘的事儿提在半空中慌乱的悬着。我知道，我必须立刻动身回家……

说起家，我是既甜蜜又痛苦。甜蜜，是因为那里有我慈爱的母亲，有我善良的姐姐，有我懂事的妹妹和弟弟。痛苦，是因为那里还有一张我不愿看到的冷酷无情的面孔——那就是父亲的面孔！在父亲那冷漠严厉目光的“监视”之下，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家，彻心彻肺的想家，可是这些年来很多时候我却不能回家。有时候我在问自己：是不是一直就要这样漂泊下去？每当我听着那首《我想有个家》的时候，我总

☆ 第一章 ☆

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流满面。家，冰冷也罢，温暖也罢，它都已经成为你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流淌的小溪/为了辽阔美丽的草原/还有还有……

冬季凌厉的寒风从窗缝中挤进来，拂面而过，全身禁不住有一种刺骨的寒痛！我下意识蜷了蜷身子，缩了缩脖子。喇叭里唱着那首熟悉的却颇有些让人伤感的《橄榄树》，清脆的歌声唤醒了冰冻的往事。于是，沉淀的梦在空灵的心海中掀起无数的波浪，一层又一层，挥不去抹不掉。心似浪潮，心事飘摇……我知道，关上心门的沉重。所以，一切随波吧……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您所乘坐的本次列车即将到达 GY 站。在这一站下车的旅客朋友，请您拿好行李，准备下车。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愿您旅途愉快，并祝您万事如意！”

列车员甜美的声音将我从繁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毕业后做个列车员也很不错啊！突然间，我的脑海里闪现出这么一个念头来。是啊，弹指一瞬间，我的大学生活也即将接近尾声了，繁华的南方都市和贫瘠的西部乡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将毕业的我去去何从，我能不为之焦急吗？想起脑海中刚才那一闪即逝的念头来，我不禁苦涩一笑，摇了摇头。终于到站了，我拿起书包好不容易挺直了已快僵硬了的身躯走出了车门。

天，真晴！

空气，真新鲜！

可是，寒气逼人。

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急切寻找着那张熟悉并让我日夜牵挂着的面孔。

“阿依莎！阿依莎！”那亲切的声音穿越拥挤的人群进入我的耳膜。

姐姐？姐姐的声音！姐姐在哪里？我闻声后便四下张望起来。

“阿依莎，姐在这儿呢！”

啊，我的大姐！我终于看到她了，她在站台的出口处正对着我使劲的招手呢。于是，我高兴得三步并作两步使出浑身的劲儿向她的方向跑了过去，一下子扑进了她的怀抱里和她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姐，我真的好想你啊！”我兴奋得快要哭出来了。但我还是忍住了。

“想姐姐了，是吧？！姐也特别的想你啊！我的好妹妹！”说到这里，姐把我拥抱得更紧了。她一定在这里等了好长时间了，要不然身上一定不会如此冰冷。

她用她那双粗糙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蛋心疼地说道：“天儿这么冷，咋就还穿这么单呢？你要膘大就不要命了？瞧瞧，脸蛋儿都给冻紫了。”

“嘿嘿！”我撒娇似的冲着她笑了笑。“没事儿的，不冷的。姐，妈呢？”

因为在这以前我每次回来，总是妈妈来车站接我，不管天气如何，也不管有多么忙，接我似乎成了她的“专利”。可是这次怎

☆ 第一章 ☆

么会是大姐来接我呢？莫非……

“噢，是妈……妈她……她是没得来。”

大姐吞吞吐吐似乎难以启齿似的。

“姐，出什么事了？”我小心翼翼紧追着姐姐的目光不放。

“哦，没……事儿的，不，真的没事儿。”她像是自我安慰似的一个劲儿地摇着头，却又不肯正视我的眼眸，“是这样的，知道今天你要来，妈去市场里买好吃的去了，她说要好好的给你做顿饭吃呢。”

“可是她以前不是接我回去才再做的吗？”

“因为……因为家里还有一些贵客！”

“哦。”

唉，也许是我多心了吧。人就是这样，平日里要是习惯了一些事情，若是稍微一有些改变，人就会变得多虑多疑起来。

“来，把这棉袄穿上。”姐一边说着一边把她身上的那件唯一的早已破旧得打了几个补丁的棉袄脱了下来给我穿起来。

“不行！”我拒绝着并退后了两步。“这不行，你会着凉的。”

“怎么会呢？我都是大人了，身子骨还硬朗着呢，而你却还是个娃娃哩，脆着呢！”她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硬是往我身上穿棉袄。

“姐……”我的心里很过意不去，欲要脱下来。

“走走走，不要再犟哩，听话！”说着她就一把拿过我的背包提在手里，另一只手又抓着我的胳膊离开了站台出口处。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我知道我要是再跟她犟下去，她准会生气的。

小城依然是原来的小城，半年多的时间里它并没有因我的离开而发生多大的变故，只不过是又增添了几幢楼房，当然也只有四层高而已。楼房之所以没有南方城镇里的楼房气派和高大，除了经济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儿的土质不太好，碱性太大。路上的行人并不多，大多都是在匆匆赶着路，那沧桑的面孔，那年轻的面孔，来来往往，穿流在生命的季节线上。

大姐，刚刚 30 岁出头的她看起来却苍老了许多。那额上饱经风霜的细纹一条一条的那么显目，她的手更加粗糙了，而且手上又结满了厚厚的老茧。从那洁白的盖头下露出几缕头发看，隐约可见几丝白发。姐姐长白头发了？什么时候长的？她怎么会这么快就长白头发了呢？记得半年前我返校之前在家里时也没发现她长白发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半年多以来，她的家中的确发生了些变故，因而使她黯然伤神所以才长白发的？唯独那温柔的气息还依旧保留在她的身上。大姐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大概是因为与她身后有着许多难以言状的辛酸和苦楚有关吧。但是她的心地却是特别善良和厚道。从小到大，她总是特别宽容我，不论我犯了什么错，不论我有多么任性，她总用她那宽广的胸怀包容着我的一切缺点，并且又细心而耐心地帮我一一改正。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看着她的头上不知不觉添了几丝白发，我的心里就忍不住有些伤感。唉，我可怜的姐姐！

由于地上有积雪，路面又比较滑，所以，我们没有坐上车，就径自走了回来。其实车站离家还是比较远的。终于到家了，这久违了的而又熟悉的小院又呈现在了我的面前。一路上我因为穿

☆ 第一章 ☆

着姐姐的棉袄所以才没有感到有多冷,而我却发现单瘦的姐姐的脸已冻得又青又紫,可她还一个劲地问我冷不冷,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此时踏进家门,强烈的疲倦感顿时席卷而来。脱了鞋子,上了炕,一股暖流涌进了我的体内。

“乏坏了吧?”姐放下我的背包坐在我身边心疼地问道。

“没有。”我撒谎了。

“嗯,都二十五个小时没好好休息就在车上那么干坐着,还能不乏?!瞧,眼里满是红血丝。你哄谁着呢?”姐埋怨了起来。

“嘿嘿。”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姐,这炕好暖和啊。”

“是吗?那你就先好好暖和暖和,姐去给你沏个盖碗茶来。”

“不急的,姐,我还不渴呢。”其实我早已口干舌燥,特别想喝点热水解解渴,之所以这么说谎,只是心疼大姐想让她先歇会儿。

大姐没理睬我的话起身便走进了伙房。不一会儿,我就听见了茶杯、锅碗的轻微碰撞声。

我脱去了棉袄,静静地坐在这暖和的炕上,身上盖着在炕上早已焐热的被子就更加暖和了。环视四壁,陈旧不堪,而用这黄泥巴抹成的墙面上又多了几道长长的裂缝。唉,这也难怪,这间破屋子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能有今天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的了。

在这间屋子的北面墙上凿了道门,进去里面就是伙房。按照大城市里的人的说法,这种房子是套间式的。

“姐啊,爹呢?怎么院里就你一个人呢?”

此时姐还在伙房里为我忙碌着准备着吃喝,透过薄薄的门帘,我看见她在热菜。

没有回应。

“姐？”我提高了嗓门继续重复道，“姐，爹呢？”

“噢，他……他去大娘娘家了，有事儿。”姐终于回应我了。

说起大娘娘，我这个当外甥女的还真是挺陌生的。虽然说我爹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两个妹妹，他们一共兄妹六人，可是奇怪的是他们都不在一个地方住，相距又比较远，而更奇怪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淡漠，平日里几乎不怎么来往。他们又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怎么会这样呢？这件事从我懂事起就一直困扰着我，直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明白，曾多次问过母亲，可是母亲总是闪烁其词，含含糊糊。现在姐姐又说爹去大娘娘家了，这还真真是个新鲜事儿。我打算刨根问底，弄明白。

“什么事呀？”

没有回应。

“姐？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我再一次提高了嗓门追问道，“爹去大娘娘家究竟是什么事儿呀？”

“嗯，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事儿就是有事儿呗，没你的事儿，你就别瞎操心了，都是大人的事儿。”

姐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再继续追问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那，尤苏福呢，他还没放学吗？”我只能转移了话题。

尤苏福是我的宝贝弟弟的经名。他可是我们家里真正的“宝”，因为除了母亲、姐姐还有我和妹妹疼爱他以外，在我眼中冷酷无情的爹对他更是宠爱有加，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

☆ 第一章 ☆

怕化了”。唉,这也难怪,谁让他是个男儿身呢!

“是啊,他还没散学呢。都高三了,学习就像你以前一样紧得很。”

姐姐边说边从伙房走了出来。她双手端着一个大瓷盘子,盘子上的碗里盛满了香喷喷的饭菜。她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炕上的一个小矮桌上。

我的肚将军和肠将军早已打起仗来了,此刻望着眼前香气满满的黄米黏饭和鸡蛋炒粉条,更是饥渴难耐了。我夹起饭菜就往嘴里塞,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慢点吃,别噎着。”姐又心疼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

“嗯。”满嘴是饭的我冲她傻傻的一笑,继续吃我的。

“姐,姐夫和那几个小家伙呢?都还好着呢吧?怎么没来呢?你知道吗,我在学校里时可想他们了,这次回来时我还给他们买糖了呢。”

姐一共有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很可爱,而且还很聪明,我很喜欢他们,所以常把他们亲昵的叫做“小家伙”。他们3人中最大的7岁,最小的也只有3岁。每次回来,我总忘不了给他们买一点他们从未吃过的零食。

“他们……他们都还好。这两天要往地里淌冬水,再过几天就要种冬麦了,所以你姐夫忙着没过来。”

“那你怎么没等姐夫淌完水和姐夫一块儿过来呢?”

“嗯……我也是好些日子没来浪娘家了,挺想妈和弟弟、妹妹的,所以就事先一个人儿过来看一看,在家怪心慌的。”当她说这

些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语气有些低沉和伤感。

“哦。”我点了点头，“那你过来这边，姐夫的饭谁做呀？”

“他就和几个娃娃一块儿在我婆婆家吃。”

“哦。”

“阿依莎，姐有话想对你说。”

“什么事？姐，你就尽管说吧，咱姐妹俩还有啥话不能扯的，你说的是吧？”

她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可是我等了好半天，她却没音了，始终不吭声，只是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摩搓着衣襟。

“姐？”

听到我的声音，她像是才反应了过来抬起头望着我。我看见她的眼睛红了，并且脸也由先前的既青又紫变得苍白了起来。

“姐？”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上，难道真的出什么事了吗？

“啊？噢，姐……阿依莎，姐想对你说的是，你再多吃点吧，你还这么瘦，姐心里很心疼你啊，姐去再给你盛一碗饭吧。”我听得出来她的声音有些紧张地颤抖着。在她起身的那一刻，我清楚的看到两滴晶莹的泪珠终于从她那有些苍白的脸上滑落了下来。

究竟出什么事了？是姐姐和姐夫闹别扭了吗？不对呀！姐夫可是我所见到过的男人里面绝顶的老实巴交的好男人。他憨厚又善良。虽然是个双手不会写“八”的农民，可还是让孩子上了学。他对我也很关心，每次我离家返校的时候，总会往我的口袋里塞进 10 块钱，并一再地嘱咐我要好好珍惜时光好好读书。这 10 块钱对城里有钱的人来说也许只是一颗糖果而已，可是对于在